

再说洪湖

□ 杨祖刚

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生活得太久,反而会对身边的一切变化不以为然,这或许是一些老洪湖人心里的情结。在他们眼里闪烁的,和嘴里谈论的总是荷花广场的热闹,宏伟路的繁华,江滩公园的惬意……其中的任何一处,就足以让他们引以为豪。

洪湖是一个有着多种文化的城市,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豪感。在洪湖,几乎每个人都能对这个城市的过往侃侃而谈,并乐在其中。

洪湖人的自豪有时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尊,任何对洪湖地理风貌的改变,哪怕是建设性的,都会招来非议。洪湖人很反感把公交站牌的“三层楼”改成“聚金广场”,把“农机巷”改成“宝安广场”……洪湖人认为这不单单是地名上的改变,而是关乎洪湖历史文化传承的大事。由此有人呼吁,展开一场洪湖文化的讨论,从而让历史遗迹得以保全。

作为洪湖人,很难描述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洪湖有值得自豪的地方,更有感到遗憾的地方。不错,城区新堤很小,但她立于长江之滨已五百多年了,比沿江的很多城市都古老。新堤,与水患密切相关。明成化年间发大水,沔南水系大乱。成化六年(1470年),内荆河(古称夏水)在今小港处破口向南冲出一条支流入长江,因沿岸茅草丛生,故名茅江。河口东岸一余里处有一块高地叫凤凰矶,成为船舶停泊港

口,日久成为集市叫茅埠,此为新堤的前身。以后水患不断,茅埠兴衰不定。明嘉庆三年(1524年),朝廷在茅江口新筑长江大堤5300余丈,水患得到控制,来往四川、湖南和江汉平原的大量船舶、竹排、木排得以在茅江口停靠补给和贸易,港镇遂兴,此即新堤。

上世纪五十年代,江堤外还有街道,1998年抗洪后,江堤外的建筑几乎全部拆除。这是必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带着历史痕迹的地名正在人们心中渐渐淡出。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号称“三层楼”的老闸,红极一时的水泥厂,洪湖的门户外河码头……

说到这些地名,让我想到更多消失的地名,像衙门口、五条路、夹街头、襄南公学……这些带有历史遗迹的地方,在方兴未艾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大潮中消失殆尽。这个浪潮,对于一个城市既是诱人的,也是伤人的。它的诱人之处,是那些高楼大厦、剧院、商场、宽敞的马路,显示出这座城市的气派。它的伤人之处,是减少了市民们在街上休闲散步的乐趣。因为那里人来车往,噪音、烟尘让人避之不及。

新堤的老街仅剩解放街(建国后为此名)的一部分,当年称之为“新堤的南京路”,现在称其为“将新堤形、神、韵凝练于一身的符号”。来到这里,总让人顿生感慨。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堤最大、最长、最热闹的

街当数这里。早在明末清初,这条从“东岸”过“老闸”到“夹街头”沿江而建的街上,客栈、茶馆、商号、典当次第开花,煞是热闹,声名远播。

这条百年老街,历经岁月沧桑,灰色的墙皮早已泛黄剥落,露出青黑色的砖墙,木质门窗在风中吱吱作响,给人一种古朴原始的破败感。放慢你的脚步,轻轻地踩在每一块厚重的青石板上,手触及到那残垣断壁,假如你突然邂逅一位耄耋老人,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刹那间,你会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这里的人们安静而祥和地生活在祖辈留下的老房子里,长长窄窄的老巷子,将他们与外面的纷纷扰扰隔离开来,他们在自己的朝朝暮暮里享受着古老宁静的生活,就如同在享受一段只能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旧时光。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悠闲地躺在摇椅上,一边轻轻摇着蒲扇,一边看报纸;三两个孩童在巷子里学骑自行车,老人倚着门框不停地嘱咐着,慢些慢些;三五五个老婆婆聚在一起,一边收拾刚买回的菜,一边闲说家长里短,颇有岁月静好的意味。

徜徉在这条古老的街上,左右两边的房屋错落有致,尽管巷子略显破败,透过历史的沧桑,我们却能在中嗅到当初这里繁华的气息,可以想象当年街道两边商家云集,行人如织的热闹景象。现如今有的房屋闲置

着,门口长满了青苔。有的门口有一块小小的院落,种种花草草,姹紫嫣红地怒放,更显出了解放街上的人们悠闲而有情调的生活状态。

街的西头,赫然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新堤老街”,解放街到此为止了。从夹街头翻过江堤,放眼望去,视线一下子开阔了,滚滚长江逶迤而来,江边的石阶上坐着钓鱼的人,还有着钓鱼的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大概早已不会以打鱼为生,只不过为了消磨时光,享受钓鱼的乐趣罢了。

岁月忽焉,解放街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但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古老的解放街,清末民初的古建筑,记载过去水上运输的古码头、新堤军事管制委员会、沔阳专署、路易·艾黎旧居等,几百年的风雨雨后依然屹立在长江岸边,默默地向世人诉说着久远的记忆。

我们说,性格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眼睛。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往往通过这座城市的文化和这座城市人的性格得到充分体现,正如男女老少各自有不同性格一样,城市也各有其性格。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大气和喧闹,小城市有小城市的精巧和安静。人们每到一个城市,总会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或深刻或概括又或者是朦胧的感性印记。由此,我情不自禁率先发声,再说洪湖。

沿着内荆河行走

□ 杨磊

闹的中转站——坪坊。

从汉口回来的船只,经历了长江大风大浪的凶险,暂且在这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坪坊集镇休整,下行去汉口的船只也要在这里停留,待观察到确定天气稳定后,才敢扬帆出发,汉阳沟在这里与内荆河交汇,把内荆河与东荆河连接起来,往来客商络绎不绝,下到新滩口,上到啄头沟,南到大沙湖,北到沙湖,方圆几十里,都是以坪坊古镇为中心。

如今,坪坊成为了一个很普通的村。但从村的东头走到西头,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房屋,稀稀落落的石板路和屋后的石码头,依稀可以看到古村落昔日的繁华。

在啄头沟,我遇见了一位垂钓的老人。我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经历过五四年、六九年的大水,对洪水肆虐的日子心有余悸、记忆犹新,老人告诉我,在他年轻的时候,这条内荆河上那是千帆过尽,热闹繁忙,公路修通之后,往来的船只就逐渐没有了,两岸的人家也都搬走了,只留下一些破败的老房子,偶尔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河边整理陈旧的渔网,老人、渔网、木船……让我仿佛看见了时光的穿越。

□

“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珂里湾到了,四通八达的水路,让珂里湾成了内荆河南来北往的繁华的交通枢纽。

珂里湾又称“锅底湾”,是内荆河上的一个交通重镇,明清时期,珂里湾因杨柳河环绕,连通内荆河、长江和洪湖,珂里湾的商船可以上新堤、上荆州,下汉口,来往船只川流不息,船上指路的明灯照得古镇的夜晚如同白昼,因为水路交通发达,珂里湾在当时位列“沔州五大集镇之一”,素有“小汉口”之称。

我的老家就在离珂里湾不远的的一个台墩上。很久以前,老家周围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水域,先祖从江西到江夏金口,又从金口迁徙到了珂里湾一带,寻找高出水面的台墩栖居,如今的杨家墩一片共有十三墩,先祖选择了一个土墩,为其命名“白林”,从此繁衍生息,薪火相传。

虽然颠沛流离、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时刻不敢忘了对文化的传承,失去了对文化的渴求,家族就没有了兴旺的希望。到我父

亲这辈时,父亲做了一个私塾先生,在偏远的渔村,也算半个“文化人”,父亲以教授周边村落的学童谋生,家大口阔,日子过得十分拮据,父亲一辈子体弱多病,没过过几天宽裕的日子,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饱受洪水之苦的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只属于自己家的船,在水患来临之时,全家人有一个逃难的保障,可是,直到父亲去世,我们家也没有一只属于自己的船。

□

“过了莲子溪,二十五里到新堤”。先祖们从白林墩驾船出长河,到了珂里湾,下水去汉口,上水去新堤。继续上行,到了如今的小港,小港,经张家大口,就到了有着五百多年开埠历史的古镇——新堤。

新堤,南临长江,内荆河在老闸背与长江相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来新堤的时候,只有一座桥,内荆河与长江接口处的河两岸,都是横七竖八地停放着大大小小的船,两岸的吊脚楼,木桩都高高地插入河底,若干年前,先辈们摇船划桨一整天,终于见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城市,检好木船,疲劳也一抖而空,兴奋且激动地融入了这盼望已久的灯红酒绿之中。

如今,新堤的内荆河上,已经架起了不少六座桥梁,把内荆河的东岸和西岸彻底地连为了一体,那片停满了船只的码头,后来在上面建起了“荷花广场”,这“荷花广场”连同“一河两岸”成为了新堤的一道景观,成为了新堤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先祖们一辈子,也来不了几次的新堤,如今成了我的居住之所,每每散步在这“一河两岸”,眼前总会浮现起先祖衣衫褴褛与、疲惫而来的身影。

□

小港往西北,内荆河主干道沿洪湖在瞿家湾进入监利福田寺,上行至江陵习家口、潜江、荆门,沿途有汉沙河、长夏河、张家河、中襄河等多种称谓。

这是一条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河流。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曾经从这条河走过,并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内荆河古称夏水,亦称沧浪之水,战国时期,屈原再次被流放,这次他要去的地方是江南,从郢都出发,来到

了这古夏水之滨,相传监利段古井口附近有一高台,叫濯缨台,是屈原与渔父相问互答的地方,《楚辞·渔父》里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渔父问屈原,“何故至于斯?”屈原答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鱼腹之中。

渔父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随即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屈原入夏水后,至中夏水(今监利枝)经城陵矶入湖南,最终在汨罗江投江自尽。

内荆河、古夏水、沧浪之水,就是这条河,成就了屈原绝不随波逐流的高尚情操,也成就了内荆河不朽的辉煌。

□

逐水而居,是人类生存的一条定律。内荆河并不是一条完整的河流,而是由名称不同但相互联通的河流的总称,是由很多条支流形成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内荆河水系,长期以来,江汉平原一带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沿内荆河而行,古老的内荆河,滋养了祖祖辈辈数十代人,给沿岸的人民带来了幸福,河水泛滥时,也给两岸的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近年来,我常常沿内荆河行走,在无陆路交通的湖区,内荆河,就成了先祖与外界联系和畅通的必经通道。曾经的江汉平原,十年九水,多年的洪水,无情的抹去了先祖们的痕迹,只有这条逐渐废弃的内荆河,还有哪些留存下来的古老的地名和传说,留给我一些对先祖的念想,古老的内荆河,就是一部仅存不多的文化遗产,成为我们研究先祖历史的标本。

秋风飒飒、树叶飘零的季节,我又来到了内荆河畔。孤独的母亲河几近干涸,跨河而过的汉洪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一片繁忙,是啊,时代在前进,快节奏的陆路交通终将取代水运交通,摇船划桨的过去终将成为历史,滋养了无数先辈的内荆河,渐渐会成为一个符号留存后代的记忆里。缅怀过去,不忘来时路,回首先辈曾经的苦难、奋斗和挣扎,是为了更好地开始,我们与过去作别,牢记过往,在新的时代,重新出发。

献给第40个教师节的组诗

□ 甘鹏程

致老师

一
一缕缕白发,一丝丝皱纹
织成了一根根回忆的纤维

时间的航船拉回
黑板擦慢慢擦去的青春

往昔的拼图连起
一支支粉笔的初心

三尺讲台的距离
一支蜡烛的历程

黑板上天空海阔
教室内波上下一心

人生可以波澜不惊
只愿他们能步步攀升

你的声音,始终清晰而沉稳
你的眼神,总是温暖而深沉

你的身影,也许瘦削却很坚定
红红心中,只有一个蓝蓝的憧憬

二

你是粉笔,你是灯
你是教鞭,你是夜与昼的指引

是你
让迷失的孩子,幡然醒悟

是你
让松劲的孩子,脱胎换骨

是你
让努力的孩子,不枉付出

是你,教会每一个孩子
认真走好,更上层楼的每一步

为了孩子的梦,为了家长的梦
为教育竭力,为事业尽忠

教育在育人,不唯教书
开心教,开心学,其乐也融融

返校季

总算快到了,九月一日
浮躁很快会随炎热消失

好久没有闻到你泡面的气味
办公桌对面的老王,若有所失
好久没有听到你熟悉的新声
行军床等在角落,若有所思

你是手握教鞭的将军
五十六平米的教室,是你的营寨
是最广阔的天地
每年不同的五十余名学生
生生不息,那是你流水的兵

用粉笔把黑白变,是你的专长
用语言把空虚填满,是你的强项
慢慢褪去他们的稚嫩
给孩子们一个个插上能飞的翅膀

那些树

不能参天拿云,没关系
把自己种在故乡,或他乡
与泥土合二为一
一叶为手,枝为臂
将岁岁花苞一朵朵
托起。送它们步步,迈向高处
当不了栋梁,那就成为踏实的梯
即便是做火柴棒
也可点亮,沿途灯盏
碳化,成泥,再把土地喂养
日复一日,一烛常燃
金秋,每棵树都挂满果实
九月的这一天,是谁
向那些树,那些谦卑,举起了旗

开学第一天

同学们,声音再亮一点
龙虎般喊出心底的誓言
举起手,昂起头
我们是光荣的中国少年

动起来,像晨鸟一样欢快
勇敢的海燕,风浪中也是挺起胸膛
笑起来吧,传递快乐,让你翻倍
花样年华,就该鲜花一样绽放

朝阳升起在东方
雄鹰展翅于山岗
学海无涯,乘风可达
我们在象牙塔,扬帆起航

宝贵的青春,黄金般的岁月
我们朝气蓬勃,我们神采飞扬
我们友爱团结,把人生的画卷书写
崇高,向上,中国少年闪闪发光

甘鹏程 男,湖北洪湖人,文学爱好者,8次荣获诗联社《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最佳点评奖。

公益广告

绿色生活 低碳出行

深化文明创建
争做文明市民



洪湖市融媒体中心宣